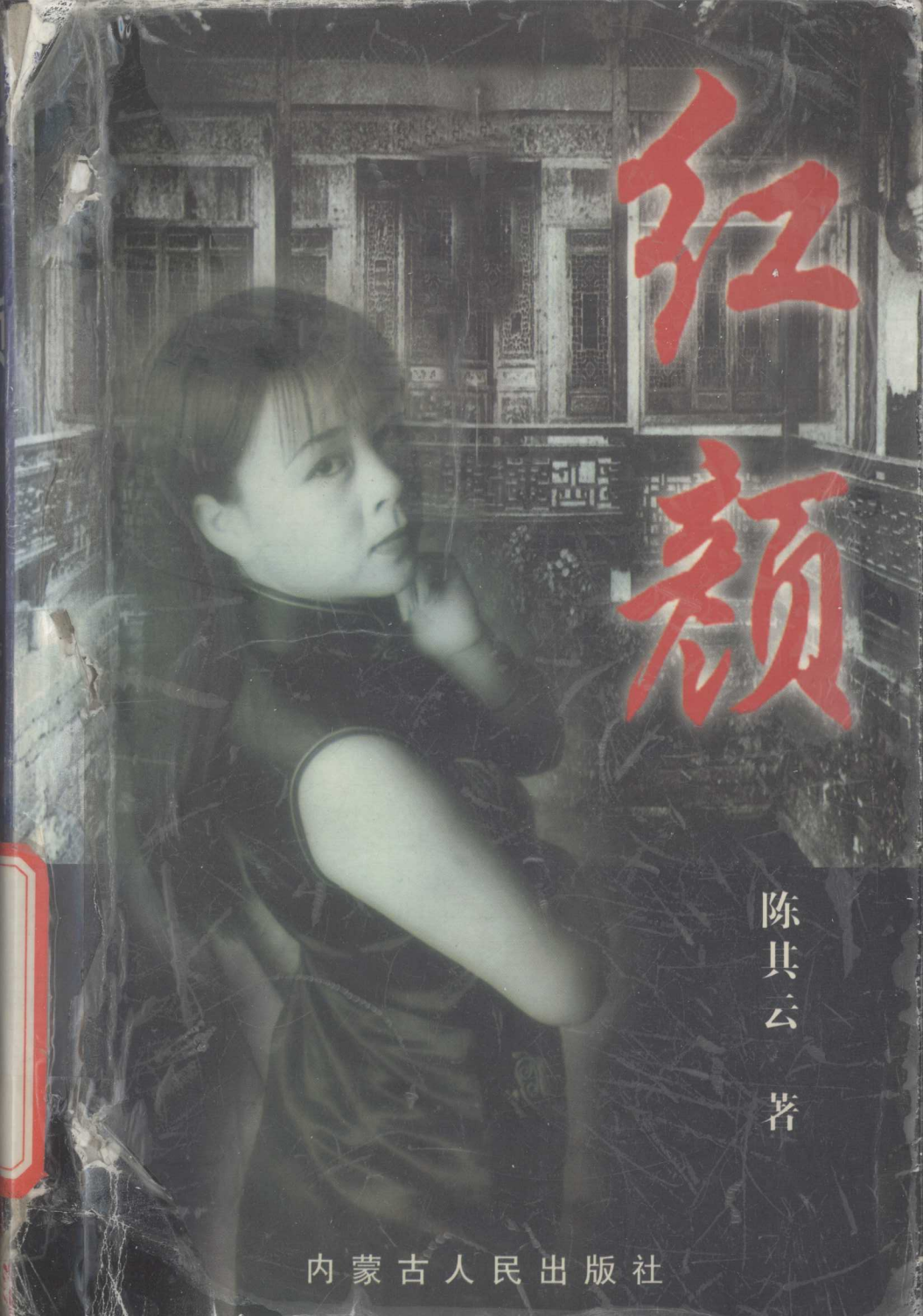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颜

陈其云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红 颜

陈其云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曹 立

红 颜

陈其云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满城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 字数：290 千

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

ISBN7—204—03804—5/I·669 软精装定价：1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爱情不仅是心灵上的，也是肉体上的，
不仅是肉体上的，也是心灵上的……

而玩弄爱情最终要吞下自酿的人生苦酒。

田苇和西雅爱得死去活来，却遭到其父的反对，并为他另找了一个女子福春。西雅一气之下进戏班大跳艳舞，且跟着戏班老板二胡手私奔。不久，田苇进城工作，与西雅邂逅相逢，发生了一系列纠葛。

为了控制西雅，二胡手强迫她吸毒。决心把她从泥淖中拯救出来的田苇，跟毒贩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。可这时西雅已病魔缠身，难以自拔，又舍不得放弃灯红酒绿的萎靡生活，终于使田苇大失所望，心灵备受情爱的煎熬……

淅淅沥沥下过几场秋雨，这天气说凉就凉了。也没跟谁打声招呼，昨天夜里忽然落了一场瑞雪。早晨起来，满世界银装素裹，垣墙上、树杈上，到处堆满蓬松丰厚的雪花，看上去白茫茫一片。

据老人们说，几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纷飞的大雪了。说话时的神情，仿佛在絮絮呢喃一场持续多年的梦幻。

大地很干净，一派苍莽妖饶。一对儿黑狗嬉戏着追逐争斗，短短的腿胫深没在白雪里，奔跑起来，似乎肚皮紧贴着松软的雪滑行一样。

村庄里，不见炊烟，不闻人声，也听不到牛喧马嘶，一切都显得祥和、宁静，悄无声息，跟池塘里的水一样，冻成了死气沉沉的冰团。铺满厚厚一层雪花的屋顶泛出淡幽幽的蓝光，刺得人眯缝着眼睛。院子里，一棵光秃秃的枣树，倔犟地挺直黑黝黝的虬枝，在寒冷的朔风中寂寞地瑟瑟招摇。

田苇碰上门，心思重重地走出院子，一股寒意立刻迎面扑来。他身材修长，面色苍白，上身套着一件布茄克，在这样料峭的天气里。略微显得有些单薄，他竖起衣领，双手插进裤兜里，漫天飘舞的雪花从那竖立的领口钻进他的脖子，惊得他不停地打着寒噤。

他抖了抖衣领，含糊地咕哝了一句，大约在轻轻咒骂着这个可恶的鬼天气。

“田苇。”

突然，有人迎面大叫了他一声，寒冷的空气仿佛跳动了一下。

田苇觉得这声音十分熟悉，心里禁不住微微一震。

“会是谁呢？”

一个简单的问句掠过脑海。

他诧异地抬起藏在衣领里的头，原来站在对面的竟是好久不见的高枫。

高枫既是同乡，又曾经同过学，关系自然不同一般。只是高中毕业后，田苇回家待业，对读书也没什么兴趣，在一家镇办小厂混时度日，等候正式招工转正。高枫上完大学，分配到离家二百里外的县城工作，已经有些年没有过来了。

在高枫念大学期间，两人断断续续有些书信来往，也就扯些往事叙叙旧情，后来没得说了，共同的话题愈来愈少，便疏于鸿雁传书，再加上岁月漫漫，彼此渐渐淡忘，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记忆了。二人互相瞅一眼对方的白眉毛，禁不住乐了。

分手的时候，高枫邀田苇到家中去玩，过完春节，他就要回县城了。

田苇点点头。

镇子南面的公路边，立着一幢破败的房屋。以前，这里有一幢大房子，是镇供销社的仓库，后来废弃了。人们拆走其中较好的部分，剩下一间房孤零零地遗落于此，忍受着暴风雪带来的孤独。

前些日子，有人在这间小屋里开了一间便民商店，卖点针头线脑烟酒糖盐之类的日用品，方便周围的居民和南来北往的过客。

便民店的主人柳西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美人，当她风摆杨柳地穿过村子时，男人们常常变得痴痴呆呆，等到她的背影消逝了好久，还傻傻地伸长脖颈瞭望，像屠宰场等待挨刀的鸡鸭。

冬天黑得早，厚厚的阴云，像一顶头盔罩住天空。下午五点钟，四周的暮色已渐渐浓郁，显得苍黄、灰濛。

路旁的梧桐谢了顶，不见一丝春意。柔情的雪花覆盖其上，似一位风情万种的少女与心目中的王子缠绵。

一想到马上可以跟自己的情人寻欢作乐，田苇的心中涌起阵阵兴奋，一股细细的热流从脚底上升到腹部。

由于这幢房子很快就要拆迁，电灯线已被切断。屋主人点亮了油灯，蒙着薄毡纸的窗口透出的灯光，照亮了西侧断垣残壁上的积雪，反射出橙红的光辉。

屋里飘逸出一位少女甜润的嗓音。像甘泉叮咚，像珠玉坠盘，像百灵婉转。

她不是柳西雅。

会是谁呢？

从声音判断，她绝对应该是一个混沌未开的豆蔻少女。

天然未凿？

美玉待雕？

田苇勾勒着少女的容貌，想入非非。她一定歪靠在宽大的椅背上，一边随意哼唱着自己喜爱的曲调，一边翻阅一本时髦杂志。熊熊炭火驱走了严寒，送给她温暖。

这么一想，田苇恍惚感到火炉的炙热向周身扑来。他忽然想念起家来，不由得暗暗推测着此刻家人们呆在暖融融的屋子里该是何等的悠闲。

然而，他却抑制不住和情妇幽会的渴望，像酒鬼忍不住把手伸向唾手可得的酒杯，酒杯里盛满醉人的佳酿。

少女哼唱着，用脚踏着节拍。

只有幸运的乖女孩才能坐在火炉旁自由自在地哼唱。

她一定很幸运，也一定很乖巧，因为她能坐在火炉旁无忧无虑地哼唱。

并非流行歌曲。

流行歌曲唱不出草莓一样酸甜的韵味。这是祖辈流传下来的酸曲，唱的是一对情侣在后花园幽会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情景。

唱这种酸曲的女子，决不会冥顽不化。

两扇门虚掩着，中间留一条亮亮的门缝。田苇毫不犹豫地推开门，一步跨了进去。他转身迅速插上门栓，把黑夜关在冰天雪地里。

“哟！北极熊来啦！”

唱歌的少女惊唤一声。

她果真歪靠在椅背上，抖动着双腿敲打节拍，手里捧着的居然是一本童话：

《白雪和红梅》

田苇木呆呆地站在屋当中，浑身上下盖满了白雪。整个一个大雪人儿。他的鼻梁通红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悠。他活动着僵硬麻木的手脚，粘结的眉毛翘起来，像老鹰滑翔的翅膀。

“不是北极熊，是圣诞老人。”

柜台后面的柳西雅正拨拉着算盘珠稀哩哗啦地算帐，满头秀发闪烁出乌亮的光泽。她知道来的是谁，头也不抬地纠正少女的话。

“北极熊打开门，抓住了坐在火炉边的白雪公主，暴风雪猛烈地刮进门来，哎呀，北极熊要吃掉白雪公主。”少女大声念叨着，倏地惊跳起来。

“秋果，别净瞎说，哪里有什么北极熊，还要吃你这个白雪公主。”

柳西雅直起腰，妩媚的双眼流光溢彩。她穿着一件草绿色毛衣，开着V字形的桃子领口。里面红艳的衬衣领翻出来，裸露着一块雪白的皮肤。

“今晚多了个伴，她是谁？这么天真烂漫。”田苇笑笑，问道。

“我妹妹秋果，整天只知道读一些瞎书，昏头昏脑地说胡话。”

说完，她走出柜台，搬了一把椅子放在火盆边，翘了翘下巴示意田苇坐下取暖。

“谁胡说，书上明明是这样写的。”秋果红了脸生气地争辩。

田苇发觉西雅的妹妹红了脸真好看，像一株硕壮的秋海棠。秋果，秋果，他在心底默念着这个少女的名字，禁不住耳热心跳。

“我不信，书上还写着北极熊要吃掉白雪公主？那么美丽的人儿谁狠心要吃？”西雅扭动着柔软的腰肢，固执己见，没准就是你在瞎编。”

秋果不理睬姐姐的挑衅，竭力伸直那日臻成熟的身体。她翘着二郎腿，一双赤脚在田苇跟前晃荡不停。

从她饱满的身体来看，不似唱歌的少女。那童贞的嗓音给人一种错觉，以为她还是懵懂初开的少女。实际上，她早已是善解风情的女子了。从那酸酸的小调，田苇知道，她真的已是一枚待人攀摘的秋果。

秋果，秋……

望着眼前楚楚动人的少女，他痴痴地念叨着姑娘的芳名。

“田苇，你一个人咕哝些啥？让人听着怪发痒的。”柳西雅醉眼迷离，暗送秋波，忍不住有些心驰神移。

“没，没……你听错了吧。”

田苇害怕柳西雅看穿了他瞬间的心思，慌忙一迭声矢口否认。

“姐，我听见他念我的名字。”最恨秋果无赖，竟然大咧

咧地戳破别人的隐秘。

田苇还要分辨，谁知秋果竟又说：

“我没说错吧，北极熊就是想吃白雪公主。”

“少臭美！没羞没臊的贱丫头，你那骨头软绵绵的，嚼起来索然无味，谁吃你都嫌粘牙。”柳西雅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他就是念我的名字嘛！”秋果气恼地说：“不信，你问他。”

“你刚才真念叨她的名字？”柳西雅转向窘迫不已的男人问道。

“我觉得秋果这名字好听。”田苇别无退路，只得实话实说，“秋天成熟的果实，多美。”

“哼！吃起来就不那么好。”西雅醋意浓浓。

“哈哈！北极熊原来是个白马王子，中了巫婆的魔法才变成这样的。现在，他要把白雪公主带回皇宫。老国王死了，白马王子继承了王位，白雪公主便成了头戴凤冠的皇后，啊哈！”

秋果突然诈尸一样又跳又叫，吓得两个眉来眼去的情人大惊失色。

他们不好意思地对视一眼，脸红得如熟透的柿子，各自为自己心中漫上来的欲念感到羞愧。

“哈哈！我要当皇后啦！”

秋果将书用力往空中一抛，仰面巴叉地躺倒在椅子上。

田苇估计她大概十六岁，看上去却要成熟老练得多。

“少说也有十八岁。”

最后，田苇作出这样的判断。

其实，他错了。

而且大错特错。

一会儿功夫，田苇衣纹里的雪花经炉火一烤，已慢慢溶化，腾起缕缕热气，细小的水珠沿着发梢滴落下来。

柳西雅拿来一条干毛巾让男人擦头。她展开毛巾，揉搓着男人湿漉漉的黑发，心中荡漾着柔情蜜意。

田苇脱下湿湿的外衣，搭在炉旁的椅背上烘烤。西雅找来一床毛毯裹住他健壮的躯体。她站在他身后，双手伸进衬衫里温柔地抚摸他的胸膛。

秋果弯曲着臂膊，肆无忌惮地舒展开姣美的身体。她似乎睡意朦胧，斜躺在椅子上纹丝不动。目睹两个情人心急火燎的亲昵样子，也许感到有些难为情，她用巴掌蒙住眼，不知是为挡住灯光，还是不胜娇羞。

或许她压根儿天真无邪？正在作荣膺皇后的美梦。

鲜花和亲吻。

祝福和掌声。

女性浓郁的芳香从脑勺后面扑来，径袭田苇的鼻孔，直透肺腑。他把头靠在女人的胸前，真切地感受着女人的波浪起伏。

秋果渐渐沉入梦乡。

他伸出胳膊，反搂住女人的头，把她缓缓拉向自己。她垂下头，满头秀发飘散下来，覆盖了田苇的脸庞。

尽管他们彼此已相当熟悉，哪怕一根微妙的线条亦了如指掌，但他们还是觉得格外新奇，仿佛两个陌生的男女第一次抢掠对方的秘密。

激动的男人紧紧地搂住她，差一点连椅子一块摔倒在地。他用双脚牢牢抓住地面，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承受不住重压的椅板吱吱地叫唤，但在这关键时刻，没有人理会这种徒劳无益的抗议。

“田，田……”她艰难地呼出一口气，喘息着，断断续续地叫唤男人的名字。

田苇坐正身子，搂紧她柔软丰饶的肉体，俯下头狂吻那玫瑰一样开放的嘴唇。

柳西雅娇美的身体鼓鼓荡荡，在他眼前搅动一大片红色涟漪。倒卷的毛衣蒙住那美丽的面容，西雅在里面嗡嗡呀呀地呻唤。

随即，她麻利地褪出自己的手臂，零乱的头发，散披在红艳艳的脸上。

田苇手一扬，毛衣飞进柜台。昏暗的火苗摇曳了一下。

正当节骨眼儿上，睡梦中的秋果忽然大声咕哝：“北极熊吃白雪公主啦！”

这一嚷，吓得田苇魂飞天外，他赶紧停住手，骇然地瞪着熟睡的女孩。秋果蜷缩在藤椅里，像一只日渐成熟的牝猫。

令田苇惊讶的是，秋果的脸在梦中竟会如此娇艳。

他当然不晓得，这个女孩其实在假寐，她从指缝间偷窥姐姐和男人的秘密。当戏演到濒临高潮的关口，她忍不住耳热心跳，遍身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动。

秋果感到脚下的炉火沿着裤筒往上升，烘烤得自己热

汗淋漓。

田苇情急意切，漫不经心地忽略了这个细节。他轻轻唤了秋果几声，没有得到回音。他确信她只是在梦呓。

柳西雅激情洋溢，柔软地起伏着，渴求男人的垂怜。她含含糊糊地呢喃着，呼出重浊的气息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外界微妙的变化。

尽管屋子里炭火熊熊，但天气仍然有一些寒冷。

田苇分开情人火红的衬衣，铺在她的身体底下，像一片彩霞映衬着一朵白云。

田苇踢开脚边的椅子，抱起西雅踉踉跄跄地奔向柜台里边的卧室。

屋子里暗影憧憧，窗口映出雪地苍茫的亮光。他反过一脚碰上门，一齐点燃了八根蜡烛。房间里顿时亮若白昼，洋溢着暖和、温馨的情调。

明亮的烛光，微红的空气。女人晶莹圆润，精致得像一尊名贵玉器。她斜倚在枕衾上，向心上人招手。

田苇刚挨近床沿，女人柔软的手臂，立刻挠钩般搭上来。

他们长久地亲吻。

田苇弄散她的乌发，随意地覆盖在她脸上。

就在这时，门缝里烁亮着一双饥渴的眼睛。

秋果自始至终窥视着这惊心动魄的戏剧，感到既好奇，又新鲜，充满刺激。她又羞又愧，燥热得汗淋漓。

她浑身瑟瑟战抖，莫名其妙地苦恼躁怒，她想起小时候生疟疾，就是这种生死不能的感觉。

田苇敏感地意识到背后贪婪的目光。

这不可能！秋果已经沉入梦境，正作着她白雪公主的美梦。而且她差不多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

田苇思考着，竭力排除偶尔涌上脑际的怀疑。他认为这个念头十分荒唐。

忽然，柳西雅挣脱了身子，说：“不行！”

“怎么啦！”田苇吃惊地问道。

“等你娶了我，才能……”

田苇起身离去时，她竟浑然不知。

秋果蜷曲在椅子上，神色甜美。

他发觉她的脸上有一种暴风雨后的宁静。

田苇摇摇头。抱了她放在西雅身边。他刚一俯身，她的胳膊像梦中翻身一样搂住他的脖子，放下去的时候似乎恋恋不舍。

她咂着嘴唇，似在梦呓。

田苇虽然觉得有些异样，可没有深想，只当她是未解风情的少女。他给她盖好被褥。

这天晚上，田苇回家时，已是午夜十二点，大地苍茫，万籁俱寂。父亲却没有休息。这个孤独的老人患了可怕的失眠症，漫漫长夜对他是一种残酷的折磨。

他关闭好所有的门扉，扑打着溜进屋子偷吃粮食的老鼠。他举起一只旧拖鞋，躬着腰，时不时向着突现的目标猛击。老鼠吱吱叫着，抱头瞎窜。

老头子突然以平时少有的敏捷，纵身一跃，同时，手中的鞋板准确无误地落在惊慌失措的鼠类身上。

“哈哈！又消灭一只！”

老头子拎着血淋淋的鼠尸，得意地咧嘴一笑。苍老的面孔，在阴影里显得特别忧郁。

“你干嘛去啦，半夜三更才回来。”

田苇进门时，老头子不满地询问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刚刚退休，正托人给儿子办理顶班手续。他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循规蹈矩的生活，不要显得与众不同。

“到朋友家打麻将。”田苇敷衍道。

“整天打麻将。想点别的正经事做。”老头子咳嗽两声，又说：“有没有输钱？”

“没有。”田苇又擦下一句，“光玩。”

“不是去找那个女的？”老头子狐疑地打量着儿子，担忧地问道。他极力反对儿子跟西雅交往。

“不是。”田苇说得滴水不漏。

“二十好几的人了，要懂事了，跟那种不名誉的女人搅在一起会吃亏的。”老头子是老结核病，天气一冷咳嗽得厉害。

“天冷，为啥不休息？”田苇关切地说。

“睡不着。”老头子又去扑击老鼠。

田苇一声不吭，摸索进自己的房间。他躺在黑暗里，保留着和情人在一起的感觉，很快便睡得死气沉沉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田苇迟迟醒不来，鸡叫好几遍，全部充耳不闻，他实在太困了。一沾上床，睡得又香又甜，既没有梦魇的干扰，又没有什么心思。扒光衣服，钻进暖融融的被窝，着实美美地睡了一夜。

半夜里，父亲伏击着老鼠，啪啪地扑打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的睡眠，要是在平时，他定会抗议地敲打墙壁，直到父亲停止这种人兽间绵绵无尽的战争。

昨晚上，他和女伴厮混得太久。虽然他们从相识到肌肤相亲已非一朝一夕，差不多到了如胶似漆，谈婚论娶的地步，像昨天弄得那么颠狂，却还是屈指可数的。

他们如饥似渴地索取着对方，仿佛在做人世间最后一件事情，把自己所有的魅力展示出来，雕琢、刻划、润饰，拿出各种手段和技巧，完成一件惊世骇俗的杰作。他觉得自己正向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奋力遨游，直到精疲力竭。

这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。